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评 论

滋味、情怀与精神向度

——评石庆慧小说集《女人树》

□杜国景

2024年,石庆慧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一部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月无声》,另一部是入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的中短篇小说集《女人树》。与《月无声》相比,《女人树》展现出更为先锋和探索的意识。

《女人树》由10篇各具特色的作品构成,犹如一幅多彩的画卷。其中,《被黄蜂追赶的人》和《女嫁》两篇作品充满了悬疑、荒诞与象征的色彩,宛如迷雾中的谜团,引人深思。在《被黄蜂追赶的人》里,主人公生性格怯懦,在目睹本村少女平美惨遭歹徒奸杀后,因恐惧而选择了沉默。此后,他便陷入了良心谴责的无尽深渊,那只在耳边嗡嗡作响的黄蜂,是他内心愧疚的具体化,既是现实中挥之不去的困扰,也是道德谴责在精神层面的隐喻。《女嫁》则聚焦于凤英的婚姻悲剧,展现了母女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纠葛。在侗族聚居的云岭村,包办婚姻的阴影如鬼魅般笼罩着几代人。凤英的母亲及其孪生妹妹曾是这一陋习的受害者,然而,命运的轮回却让母亲成为了陋习的执行者,执意逼迫凤英重蹈覆辙。当逃婚5年的凤英在母亲弥留之际回到家乡,母女俩在母亲幻想中的婚礼上相遇,那似真似幻的交流,不仅是母女亲情的深度探寻,更是对传统习俗的有力叩问。

除了上述两篇作品,《美丽人生》《清莲油染》《悠然见南山》等作品也各有千秋。《美丽人生》以清丽在理发店的经历为线索,运用心理现实主义手法,营造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幻觉,展现了她与美发师们接触而引发的爱情婚姻的思考,揭示了现代女性在情感世界中的迷茫与探索。《清莲油染》别出心裁地采用第二人称叙事,讲述了“你”因丈夫出轨离异后与其他男性交往中遭遇的种种困惑。这种

叙事方式虽仍属第一人称的变体,却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以新的视角感受人物内心的波澜。《悠然见南山》也是较为细腻地展现了传统风俗对人性情感的压抑与扭曲。

《夏春耕的自留地》和《蚂蝗》两篇作品的写实性更强,叙述者均为女教师。《夏春耕的自留地》中的夏春耕是一名历史教师,虽行为有些古怪,但心地善良。故事结尾“我”寻访夏春耕的过程,充满了似真似幻的氛围,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蚂蝗》的主人公是一位底层妇女,因事故赔偿问题,她与单位纠缠不休。“蚂蝗”之谓,暗指咬上了就难以甩掉的那种难缠,而“蚂蝗听不得水响”更是隐喻了人性中对利益的追逐本能。

读石庆慧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侗乡滋味。对那个叫“云岭村”的山乡侗寨,石庆慧有着太多太多的思念和牵挂,那是她的故乡,是她梦魂牵绕的地方。侗乡的一切,大到山川灵秀与风土人情,小到生活起居与箪食瓢饮,都寄寓了作者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无论是喜悦、甜蜜、温馨与舒适,还是苦涩、辛酸、难过与悲伤,都被她细腻地捕捉并融入到作品之中,使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侗乡生活的多元与厚重。小说中但凡写到乡情、亲情、友情、爱情,都极为细腻缜密,文字中蕴含了一种郁结的情感。《等待山花烂漫》是这方面的典型。小说讲述的是几个从侗乡走出来的在读大学生返乡过春节期间发生的情感纠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侗乡的春节习俗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年轻一代不仅为民俗传统的消逝感伤和忧虑,还对乡村建设有着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设想。

在《落眼》中,阿珍因失眠而回到云岭村寻找安宁。她凭借出色的刺绣技艺与同乡阿香共同创办手工艺绣店,带动了云岭村其他姐妹的加盟,最终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还治愈了失眠,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智慧。《女人树香》则通过主人公树香的三段婚姻经历,揭示了偏远山区女性的命运

困境与抗争。头段婚姻感情真挚却因丈夫早逝而短暂,第二段婚姻因丈夫暴躁脾气而被迫逃离,第三段婚姻丈夫虽残疾懦弱但却相对稳定。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帮助下,树香一家逐渐走出生活困境,树香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石庆慧的小说几乎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揭示和思考乡土世界中的复杂人性。这种思考背后隐藏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郁结,体现为“繁喧的寂寞,郁结的悲哀”,反映出作者对传统与现代、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关切与忧虑。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侗族社会的价值观。让人惊异的不是这种价值观的独特性或差异性,而是其超稳定性以及对于人性善恶的潜在影响。

读石庆慧的小说,值得一提的还有“精神向度”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文学作品在思想性方面的追求,它决定着作品反映生活的高度和深度。马尔库塞把那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一味认同现实、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的人,称为“单向度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更美好的生活,这当然就非常可悲了。在石庆慧小说的情感郁结中,更深一层的寓意其实就是她对现实、对人性、对民族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包含着一定的批判精神的,这突出地反映在石庆慧对人物的形象、性格和命运的描写与刻画上,展现了民族地区人民的精神世界,特别是融入了新时代侗族年轻人对乡村文化习俗的重新审视……这些均有引人深思的意义。

总之,石庆慧的小说以其独特的韵味、深沉的情怀和深刻的精神向度,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侗族社会的多彩画卷,还引发了人们对乡土、人性、传统与现代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未来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期待她能够继续深耕细作,为读者带来更多精彩的心灵碰撞。《女人树香》则通过主人公树香的三段婚姻经历,揭示了偏远山区女性的命运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从历史和现实境况而言,桑树都是极富诗意图和梦幻感的植物。桑树在丝绸之路上曾留下古代东国公主暗传蚕种至阗国的典故,亦有东汉刘秀在生命危急之际因食桑椹而得以活命的故事。这些都让桑树在发黄的史册中散发出光芒。

那么,在素有“火洲”之称,年降水量极为有限、植被极难生长存活的吐鲁番,桑树与诗歌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对本诗集作者马永霞的出生地吐鲁番鄯善县来说,桑树又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它在诗人马永霞眼里,又具有怎样的生命和使命召唤,促使马永霞把“桑树”作为意象一再抒写、吟咏?在诗集第二辑的篇章页,马永霞引用的诗句,或多或少是一种印证:“在吐鲁番盆地,北风/会把一个人的脸雕刻得更加干净/西北腹地,空气则潜藏得很深/代替它流动的是羊群和阳光”。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的重要地带。吐鲁番盆地的桑树,无论是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马永霞的具体生活场景里,都有言之不尽的深远意境。因此,她的诗歌相比于历史或学术研究,就多了一份灵动和自由优势。比如《索取》:“你的眼睛/走不出我的眼睛/它们夺走我,把我放在/行走在沙漠的骆驼背上/如果不是你的出现/雨会一直下在我的沉默里/现在,我只想说/请离开我的视线/那样,我会一直寻找你/那样,你会一直看着我”。

马永霞的诗歌犹如庞大的桑树一样具有深远的根源。作品的根源,无论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都显得尤为重要。它会让诗歌和诗人变得可靠。也就是说,一位诗人写下的诗句,一定在字词之间潜藏着某些确切的影子——生命、家族、故乡、精神、灵魂、记忆、怜悯等,不一而足。有了这些具体的物象来源,会让阅读者寻觅到诗人从哪里来,借以诗歌表达要到哪里去。

读马永霞的诗歌,最直接的感觉是她诗歌的生活亮色和气息会扑面而来,让人感到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犹如狂风骤雨在苍茫大地上恣肆旋转,把人世生生不息的力量完全倾吐。犹记得在鄯善县的吐峪沟村,“我”曾见到一群老人成排坐在桑树下晒太阳,仔细一看便发现了有趣的一面,他们严格按照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顺序依次而坐,绝不打乱年龄而乱坐。他们就那样坐在桑树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太阳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显得安然从容、怡然自得。在吐峪沟的另一户人家门口,每到用餐时间,便有一位老人从大门里出来,揪住桑树枝条捋下桑葚,吃上一阵后心满意足地回屋。这样的具体场景或生存景象,在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评马永霞诗集《桑树下的迁徙》

□王 族

马永霞的诗中比比皆是,她敏感地将其抓住,并将其付诸笔端。譬如《桑树下的迁徙》:“古老的桑树下/一位老人头枕树荫/一汪岁月的山泉/流经他正午的梦乡……”

同样的诗歌还有《暗光里的亲人》,对桑树的描写则更加确切,并呈现出“人在桑树下”的具体生活。抒情主人公写下的已不是昔日记忆,而是历经岁月蹉跎后的沉默和厚重。她从中找到生存于此的人群(也可视为诗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这一刻,诗人的目光落到了实处,“出生地”或者“故乡”不再是符号或名词,而是沉淀于内心的宁静湖泊:“天空还是蓝的。春天/正以一棵树倒下的速度铺开/四周,一下子空间有许多”。

从一棵桑树出发的并非只是人生,也许还有精神和心灵的漂泊。马永霞诗歌中的桑树,虽然很明显地附着于吐鲁番这一具体地域,但却不是单纯地依附,而更多地呈现出精神与外界(世界)碰撞后的火花迸溅,让人不仅看到诗人的阵痛,亦看到世界的复杂。这时候的诗人,因为难舍近在咫尺的心灵渴望,总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故乡—心灵—外界”的反复扭结之中,心灵为之哀伤,身体为之隐痛,而生命的甘苦或个中滋味,却犹如桑树上慢慢升高的月亮,越加皎洁反而越加遥远。写作,是此

时此刻的诗人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即使其诗意图犹如精灵一样一闪即逝,但给诗人带来的慰藉感仍然是别的事物所无法替代的。

即便如此,马永霞仍然在诗中谨慎地选择了告别。她知道,任何一种事物都会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然存在“再出发”,或者迟早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与自己的命运重新相遇,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把故乡作为出发地,开始了另一种观望。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从阵痛和裂变中重新出发的马永霞,身上明显带着难以割舍的根源,这让她慢慢在心灵中感受到了慰藉。在《试着飞行》一诗中,这种“旧我—嬗变—新生”的心灵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没经过那样的陡坡/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上/我借着惯性,完成了一次极速俯冲/在惊心动魄中实现了飞翔的梦想”。

再比如《学习沉默》一诗,亦是诗人在命运变化下的阵痛体验:“后来,我见过众多沉默/见过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孤儿/在眼泪中的沉默/见过女人沉陷在眉睫上的沉默/见过大千世界的沉默/而我在,在学习母亲/那样沉默,那样从容”。有了这样的阵痛,生命便变得越来越具体,其内心自然会充满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亲人是上帝安排的镜子,从对方身上可以映照自己。这首诗既有马永霞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又有对亲人的理解。在她看来,任何时候的生存都有意义,因为不论轻松或者沉重,其实都是对生活的接纳。人活着,又有谁不在这种情况下挣扎和沉浮?

马永霞这部诗集中的作品,给人总体的感觉是细致地展现了她精神嬗变的过程,从中也可看出她的成长和为成长付出的代价。一个人走得再远,遭遇的欢乐或痛苦再多,都会被世界(命运)刻划上生命年轮。经过岁月打磨之后,最终会孕育诸多感悟和体会,让诗人不知不觉写下诗歌。

从故乡出发的马永霞,在启程的一刻也许就已经在回归。只是她出发时在凝视世界,而回归时却在凝视自己。读马永霞的诗歌,得到的感受便是如此。马永霞的所见、所思、所感,都有确切而牢固的根源,无论是抒情还是反思,都格外引人注目。马永霞的诗歌凸现出强烈的“我手写我心”的特点,她有生活,于是就有了这些诗歌。她将精神向度和心灵深度统一到了和谐的抒写之中,突出了诗歌艺术效果,亦让她的出生地、故乡和桑树,都在这部诗集中变成了证词。这种证词,是诗人与诗歌相遇时紧紧抓住的光束。

(作者系作家)

创作谈

《女人树》收录了我发表在《民族文学》《天津文学》《朔方》等刊物上的《女人树香》《被黄蜂追赶的人》《美丽人生》等10部中短篇小说,所涉小说多以黔东南苗侗山区为背景,书写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内心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说集中的10部小说,除了《夏春耕的自留地》是以男性为主角外(实际上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女性),其余几篇都是以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为主角展开叙述。这些女性,如同大树的枝叶,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姿态,却又共同构成了一棵命运之树。她们对生活和爱情充满向往,恰似树木向着阳光生长,而现实却如狂风骤雨,让她们陷入困顿与迷茫。“女人树”,不仅是对书中女性命运的隐喻,更是对所有女性生命韧性的一种象征。诚如《女人树香》里写道:“我抚摸着手里的木棒,是一截手腕般粗的油树做成的挑杠,已被打磨得溜圆光滑,却仍散发着树木本身的淡淡清香。这是一种野生的山茶油树,生长在土壤特别薄的贫瘠之地,却特别坚实而有韧性,可以随着环境长

得弯弯拐拐,一年四季,只要有着适合的条件,就会开着小小的白色的花朵,结出一颗颗硬硬的果实,果实成熟炸裂后,可以捡来榨出最醇香而清亮的山茶油。也有长得高大少结果的,人们便喜欢砍来做刀把、锄头把、挑杠等,坚硬扎实,一辈子都用不烂。”

《女人树》中的故事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深深扎根于我真实的人生经历,它们或是我亲眼目睹的人间百态,或是亲耳聆听的肺腑心声,不少篇章更是直接由日记改写而来。如《女人树香》的故事就来源于我驻村扶贫期间的所见所闻;又如《美丽人生》里的清丽,其原型是我的闺蜜。我亲眼看着她从恋爱到结婚,原以为她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一天她却抱着我哭诉她的遭遇与迷茫。这些真实的故事触动了我,让我有强烈的冲动将它们诉诸笔端。这种取材于生活的创作方式,使作品充满了真实感与烟火气。我希望通过这些真实可感的故事,让读者能够走进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感受她们的喜怒哀乐、痛苦与挣扎,从而引发对人性、命运以及社会现实的思考。

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我力求展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树香的无奈与挣扎、清丽的迷茫与觉醒、美丽的悲惨遭遇、凤音的无辜与无助、清影看似喜剧背后的隐忧、阿珍的聪慧与无力、清莲的纯洁与无奈、清蔓的理想与困境……我致力于让我笔下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独具特色,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又充满辛酸的女性群像图。以《蚂蝗》中的杨玉英为例,她的泼辣与无赖并非天生,而是被扭曲的生活现实所



《女人树》,石庆慧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1月

塑造。我试图通过这个形象,揭示生活的苦难对人性的影响,让读者看到在困境中人性可能出现的异化,以及我们该有的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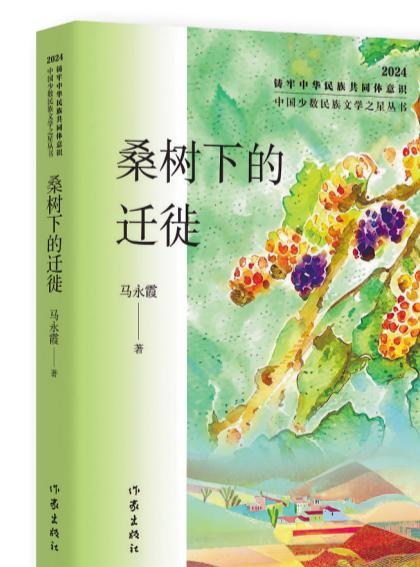
《女人树》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侗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存在显著差异。在传统侗族文学里,女性多以能歌善舞、温柔贤惠且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象出现。然而在我的作品中,她们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侗族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个体被卷入这股洪流中,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家庭角色,开始面临更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伴随着痛苦与挣扎。

尽管我以侗族女性为创作主体,但我的写作并未局限于族群与地域的范畴。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展现出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普遍命运。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女人树》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侗族女性的故事,更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微观审视。通过关注这些女性的命运,我希望引发读者对更广泛社会问题的思考,如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人性的复杂性、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女人树》是我对生活、对女性命运、对文化变迁的一次探索式表达。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像一颗石子,投入读者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让大家在阅读中感受人性的温度,思考社会的发展,探询生命的意义。

根植于土地的桑树之歌

□马永霞(回族)



《桑树下的迁徙》,马永霞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1月

增长,人们往往会逐渐远离自己的出生地,甚至遗忘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然而,在内心深处,总有一些记忆无法抹去,它们如同埋藏在心底的种子,在适当的时机便会萌发出来。我通过对过往场景细致入微地刻画,重新走进那个充满温情却又略带忧伤的老时光。例如,“巷口打馕的年轻人师傅/如今已经老了。他依旧/为众多来往的人/制作香喷喷的馕”。(《请用一棵桑树纪念我》)

除了关注个人的成长历程,《桑树下的迁徙》还触及到了广泛的社会话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乡村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传统的习俗和技术逐渐失传,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寻找机会,导致农村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选择用诗歌的方式告诉我自己,我没有选择回避或忽视,而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地直面问题,并试图从中找到答案。“当布谷鸟从树林里出发/当六月的秧苗/等到蓝天和水田的好时光”(《三只飞过乌拉泊的白鸟》),这些诗句看似描述的只是田园风光,实则隐含了我对当下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思考。我希望借助诗歌的力量唤起更多人对乡村的关注和支持,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遗产。

《桑树下的迁徙》书写的是我的乡愁,却又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乡愁的作品,它更是我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寻根之旅。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讲述自己与桑树之间的故事,我真情地道出了我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与尊重。我相信,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并珍视自己的根源时,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多么平凡渺小,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我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整部诗集中,构成了我的诗歌价值观。

《桑树下的迁徙》通过记录我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困惑与追求。正如我在后记中提到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这句话不仅是对我创作理念的诠释,也是我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提醒:不要忘记回头看看那些曾经养育我们的土地和文化,因为它们是我们永远的根,是我们灵魂最终的归宿。

诗集中提及“归来”,如“当她归来,桑树/还没有结果”(《请用一棵桑树纪念我》)。这里的“归来”,既是指物理空间上的返回,也象征着精神层面的回归。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经历的